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關於重獲新生
<p>曾經再熟悉不過的動作，成了矗立在我面前高聳且堅固的牆壁；曾經如此親近的朋友們，成了侵襲我心的冷冽寒風；曾經那個總是認真做任何事的自己，成了我如影隨形的可怕惡夢。</p> <p>睜開眼，映入眼簾的是病房的天花板，熟悉的媽媽的聲音環繞在耳朵旁。我好像還在2020九月中那時我昏過去的隔天，對吧？我心想。</p> <p>病因是蜘蛛網膜下腔出血，現在是十一月初，我們剛轉院到某某區域醫院。媽媽說。我的腦中浮現了這是一場夢的想法，但是何時是現實彷彿遙不可及。我想動動我的四肢，左側好像跟以前無異，但右側好像失去了某條神經的幫忙，有一點不聽使喚；想開口說話，但嘴形都出來了，聲音卻調皮的藏了起來，我發不出聲音。我每週定時的去上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和語言治療的課程。我努力的復健想快點和以前的自己一樣，自然的說話溝通、隨心所欲的四處走走、開心的和朋友相聚，只要能恢復成一般人就好，這就是當時的我最大的願望。</p> <p>昏倒那天，體育課是練習排球，我專注、認真的向上注視著球，然後擊出。有一股強烈的疼痛從頭部下方傳出，我不以為意，應該只是平時不運動的我突然運動量暴增，上完課休息一下就會好了，我心想。直到下課後，疼痛的感覺不減反增，於是我前往保健室，一開始，護士阿姨覺得我的頭痛是中暑，讓我到一旁的床休息，但幾分鐘過去，我似乎愈來愈沒有控制肢體的能力、甚至快要失去知覺。護士阿姨觀察到我翻白眼、噴射狀嘔吐，撥了電話叫救護車將我送醫，幾分鐘後，我被搬運到擔架上，沿著我再熟悉不過的校園抵達救護車上，到醫院的途中我看得很清楚、記憶也很清晰，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我不斷想著。最後，儘管所有醫護人員都叫我不睡著，但是沈重的眼皮依舊無法抵抗地心引力般的闔上了，我的人生不會要在十七歲便劃上句點了吧？我失去意識前最後的想法。</p> <p>我一個模糊的世界當中，每個和我說話的人，都只有聲音和人的身體的大致輪廓，而沒有臉部五官及表情。而且我似乎一直躺在原地、動彈不得。這個狀態持續了好久，久到我都要懷疑是不是我到達了失去生命以後該經過之處。</p> <p>十一月上旬，我的心神正式回歸，我仔細的打量我的身邊周遭環境，稍微刺鼻的醫院的漂白水味、消瘦的媽媽的臉和身形、摸摸我的頭：竟然沒有頭髮了、沒有點滴。也就是說，在我的記憶中，2020的十月完完整整的從我的記憶裡抹滅。雖然說不記得可能在某個層面上也是件好事，我不記得所有可怕的治療、手術，更沒有煎熬等待漫漫長路的心。</p>	

出院回家後，我仍舊依靠輪椅，說話的部分雖然可以發出聲音了但還只是細如蚊蚋的聲音，不幸中的大幸是我的大腦及記憶仍舊和生病前相同。我努力的重新開始學站、練習跨出我珍貴的每一步、每天認真練習講話：大聲和流暢及標準、從頭開始學寫字：或許腦中記得每個字的筆畫，但右手總是不聽使喚畫出鬼畫符。我如此發奮圖強的復健，就是為了能做到不依賴任何人獨立生活、做任何事，並且在當時我還是高三，我想回學校和好朋友們開心的唸書、吃午餐、共度每個疲累平凡快樂的時刻。

漸漸的，時間安靜的攤平一切，如同潮起潮落的海浪一點一滴的順著衝突及平凡，將之磨合成一個嶄新的我。漫長的復健之路，不能期望任何一蹴可幾的奇蹟，只能有耐心、毅力的持續練習。比如平時慵懶的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卻變成生病後的我學會走路後，才做得到的事；又或是坐在書桌前，再尋常不過的寫著我的作業，卻變成後來我最吃力的負荷，重新學習寫字、從鬼畫符般的線條到逐漸成形的字體，都是我嘔心瀝血之作，我總是要花上較多時間、較多力氣寫每一個字；以及在商店裡隨意的請教店員問題，也是我失去聲音後最不可能的任務，由於深刻體認到此事的重大意義，往後，我都格外珍惜每一次對外發言的機會，或許我還是會在多人面前發表意見時怯場，也許是個性使然。

珍惜每一個當下，無法預知未來，更好、更糟、或是劃下句點。從前，我沒想過生命是一段顛頗的旅程，只是一味的拚命讀書，我曾以為能夠看見每天的太陽是理所當然的事，我將努力不懈的讀書、工作，平凡無奇的完成我的人生。這次生病，讓我徹底放下我該好好讀書的責任心，好好的生活、學習一切以及珍惜每個得來不易的此刻。

還記得那個新生訓練後的午後，我曾經的好朋友主動來找我攀談，在重新編班後的陌生班級裡，我結交了第一個好朋友，我們形影不離：吃早餐、要打掃、去廁所，什麼都黏在一起，連體嬰般，我以為我找到了人生中的摯友之一，我們可以無話不談、興趣也相仿。後來，我們兩個又結識了其他同學，逐漸形成我們某幾個人的小天地，一起去逛街、一起去唱歌、一起去玩…我以為這會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某段友誼，在普羅大眾裡平凡無奇的一個存在。沒想到，時間緩慢但無情的徹底推翻了我的想法。

陌生的眼神如利刀般劃開我單純、天真的靈魂。十二月中旬，在我昏過去之後，首次回到學校。我熱情的眼光盛滿殷殷期盼，多麼開心能再次見到我的好朋友們，我一直以為我好不容易成功度過死亡的考驗，她們也會很高興能和我繼續共享友情的美好。但事情絕不是我想得如此簡單，我們之間橫互著三個月不同的回憶、考驗，或是永遠不再對等的想法和心理。當我在為了活著而認真、努力的復健和治療，她們正為了迫在眉睫的升學考試而用功念書，其實我們之間的橋樑，早在我昏過去那時，就各自轉向不同的方向了，通往不同方向的橋樑逐漸引領我們走向未來，一個不再有彼此的未來。

我踏著不夠平衡、剛完全不需任何輔助，重新學會自己走路的步伐，緩慢走向廁所或任何我在學校需要前往的地方。她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陪著我、彷彿不怕我發生意

外，那時，我覺得何必那麼小家子氣和我決裂，表面上裝裝樣子和我友好有何妨，幸好，還是有明事理的同学，時常的噓寒問暖，像一陣溫暖的風，輕輕抹去我所經歷的悲慘和傷痕。

在經歷了友情的背叛後，我在某種層面上無法輕易接受親密無間的友誼，雖然和人的相處、應對進退看似一切正常，但我心深處被當年的友情重重打碎的地方，依舊疼痛，依然被冷漠無情的枷鎖牢牢鎖住。我知道世界上還有好多好人、好多很棒的友誼，希望我能夠真正的解開大鎖，再次迎向未來美好的友情。

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。再愉快、美妙的人，都可能離你而去，你無法預知何時你們將會分開，固執的相信著你們多與眾不同、多不可能會分離，只是加深當你們不再與對方有交集時的痛。請細數一下你生命過程中所有的情誼，或是看看周遭的人，每一段情誼都能走到生命劃下句點嗎？

「你真厲害！」病發前，我奮發圖強、兢兢業業的讀書，得到每一個好成績、換取每一個我的父母驕傲的笑容、得到每一個同學及家長羨慕的眼光。除了念書很棒，我也非常自律，擔心我會影響到別人、害怕得到他人對我的唾棄，我總是嚴以律己以及活在別人的眼光下。但是這個完美的人生劇本，卻在我昏過去後急轉直下。雖然我的心智及腦中的智慧沒有絲毫改變，醫生說明過我主要影響到肢體方面的各種動作，但是我的身體無法配合快速運轉的腦袋寫字、劃重點，而且也不比從前任勞任怨、刻苦耐勞。一開始，我總覺得我沒有一點比得上過去的我，總是容易放棄也很脆弱，從前那個認真負責的我如夢魘一般，老是叨擾著此刻的我以及遮蔽此刻的我達成的小小成就。

儘管我有很多能力被剝奪，但我腦中源源不絕的創意、想法，依舊好端端的安放、收藏在我的腦海中，不曾被收回。雖然生病這件事很不幸、很令人難過，所有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普通的能力：講話、走路，都被強制沒收，打掉重練，但是不幸中的大幸是我度過這個生命大考驗，活著並且保有原本的我的心智，而且我還能隨心所欲的紀錄下我腦海中奇特的想法甚至和人分享，我想我是幸運而且獨一無二的。

後來，我也終於了解到自己可以好好的活在這個此刻，已經值得滿心歡喜。不管此刻的我是好是壞、是平凡是華麗、是默默無名是功成名就，均值得好好的替自己開心，都值得愉快的看著那最美麗最華而樸實的，此時此刻屬於我生命的風景。人生在世，誰會陪伴你走最遠，誰會在你身旁最久，誰會最貼近你心靈，答案都是自己。

在崎嶇蜿蜒、曲折離奇的人生中，不能預知下一秒將會走向何處，單行道般只能一直走下去；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可以迎向最溫暖的太陽或最寒冷的雨水；在孤獨的人生中，有時會有過去美好的回憶或從前的痛苦深淵向你包圍、侵襲而來。即使路途上有無數快樂、無數選擇、無數考驗，但可以相伴的人始終只有自己。

